

姑蘇城外寒山寺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唐朝詩人張繼怎麼會想到自己在安史之亂下與眾文人到江浙一帶避難時寫下的《楓橋夜泊》，能吸引古今中外無數遊人來探訪「姑蘇城外」的寒山寺，成就了一處名勝古蹟。

寒山寺位於蘇州市城西閶門外五公里的楓橋鎮，坐東朝西，門對古運河。張繼就是對着寺廟橫跨古運河的楓橋寫下了這首思鄉絕句。寒山寺始建於六朝時期的梁武帝天監年間，本名「妙利普明塔院」，之後相傳於唐太宗貞觀年間，當時的名僧「寒山」和「拾得」從天台山來此作住持，遂改名寒山寺。有雜記記載稱其二人對佛

教、文學都造詣頗深，心有靈犀親如兄弟，也是民間傳說的「和合二仙」，掌管和平與喜樂。兩人曾共同愛上一女子，在拾得臨婚之前寒山離家為僧，拾得捨妻去尋覓寒山，再相會後，兩人一同出家為僧，立廟「寒山寺」。於今，山門的正上方還寫着「寒拾遺蹤」。

另外值得一提的故事是，江南四大才子中最出名的便是「唐伯虎的畫」與「祝枝山的字」，而寒山寺入口影壁上的「寒山」二字便是出自祝枝山之手筆。祝枝山工於書法卻愛財，收到委託便開價「寒山寺」三字要索三千兩，但寺廟住持僅募得兩千兩，於是祝枝山留下「寒山」兩字便離開，亦因此成為了「一字千金」的書法「貴人」。而「寺」是一位不取分文的書生臨摹所寫後補上的，只要求署名「東湖陶潛」，其實他就是清末書法家陶澐宣，陶淵明的第四十五代子孫。

寒山寺。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除還是不除

除還是不除，這是一個問題。疫情之下，不到萬不得已不除口罩已是嘗試。但有些場合，口罩除還是不除，什麼時候除，還真是頗令人為難的一件事。

不久前去拜訪一位重要的客戶，在窗明几淨的會議室中，雙方人員西裝革履，交換名片，互致問候。突然有些猶豫，是否應該除口罩呢？如果此時不摘，寒暄階段結束，進入正式會議階段，就更應該全程帶着口罩，這樣的話莫不是到最後離開，我們雙方都沒有見過對方的「廬山真面目」，離開這個辦公室，在街上撞到都認不出彼此？但如果此時毫無預兆地突然除口罩，會不會很突兀，甚至引起大家的不安呢？

舉棋不定之際，除口罩的「窗口期」稍縱即逝。雙方坐定，開始進入會議階段。不久，對方有位參會人士摘下口罩，伸手拿桌上的瓶裝水來喝！「原來周生是長這樣的！」我一邊想，一邊感到一絲若

有若無的「偷窺」的罪惡感。但同時覺得自己很無辜——只是想知道一下合作夥伴的長相而已，怎麼就需要如此「鬼鼠」？過了一會兒，到我口渴。除下口罩仰頭喝水之際，餘光望見亦有幾位的目光被吸引過來——果然大家都有一樣的心態呀！我此前的罪惡感頓時減輕了不少。

想來，相比起網絡會議，線下真人會面原本更應該注重人與人、面對面的溫度。但「除了」才是真正的面對面，「不除」只是口罩對口罩而已。兩種情況：一是網絡會議，雖然各自在家，雖然遠隔千里，但不用戴口罩，「面對面」相見；另一種是真人會面，雖然同處一室，但各自戴着口罩，雲山霧罩——這兩種形式哪個更近，哪個更遠？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四見報

年中復盤

萬里歸國，經過四周隔離，終於和分別一年的父母重聚。這一年周圍有不少人謝世。虛歲一百的祖父五月初在睡夢中去世，是我在美國得到的消息。在酒店隔離時驚聞我校友教系一位六十剛出頭的教授猝死。聚會時初中同學告訴我，她的大學輔導員及一位大學同學英年早逝。前日又得知與父母同住一個小區、從業多年的X醫生過世了。去年在家時還見到她健步如飛在河邊散步，聽說從查出肺癌到辭世不足半年。

其實生活始終悲喜交加，苦樂相續。生老病死是常態，「親戚或余悲」也無法阻止歲月日復一日，照舊向前。馬齒漸長，現在自然比十年前更能領會「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的悲涼與惆悵。死亡在當下格外令人驚心，還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震驚、恐懼、不甘猶在，隨時都會死灰復燃。

今年進入下半年，疫情較一年前大為緩解。幾種疫苗投放市場，切實有效。儘管病毒變異令人擔心，我已完成輝瑞疫苗接種，做好面對面教學的準備。七月履新，擔任大學分管人事的副教務長，新工作帶來新挑戰。下旬要去廣西南寧出席學術會議，這是疫情爆發後首次在線下參會。

老同學的八旬老父酷好鑽研養生，一日經過藥店，居然想與駐店中醫探討如何能在睡夢中無痛長眠。這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古人提倡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也缺乏可操作性。誠心正意，善始慎終固然重要，過日子還得張弛有度，過分緊張對身心健康不利。我選定希望和等待是幸福的要訣，離別關頭也就不用糾結「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青」了。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平行世界」的哈維爾

有個自稱「哈維爾」的西班牙人——姑且認為他是西班牙人，畢竟他的身份還不明確——是給全世界講了個科幻短視頻故事的人。他說，自己一覺醒來，出现在了二〇二七年。而他自己被卡在在了二〇二一年與二〇二七年之間，這個世界空無一人，只剩了他自己。而他唯一擁有的，也只有一個社交媒體的賬號。憑藉這個珍貴的賬號，他與當下交流，把二〇二七年的世界拍給二〇二一年的人看，還完成二〇二一年世界裏的粉絲們提出的各種任務，比如，拍攝空空蕩蕩的街道、超市、醫院，甚至到警察局開走了一輛警車。有的網友說，哈維爾生活在「平行世界」。

我想，與其相信哈維爾的「鬼話」，

不如把他的故事看作互聯網社交時代的創意遊戲。哈維爾未必真存在於所謂「平行世界」，但他卻自編自演地告訴人們「平行世界」理論說的是什麼。在他的故事裏，一個失去了一切自我表達手段的人，而最後的武器竟然是一個社交媒體賬號。如果，哈維爾真的是那個世界裏唯一的人，那麼，這個賬號成了證明哈維爾就是哈維爾的唯一方式。另外，社交媒體的威力如此巨大，竟可以穿越時空。這不正是當下世界的隱喻嗎？而活在社交媒體裏的哈維爾，又怎麼像我們這些一刻不刷手機就感到六神無主的人呢？

哈維爾給自己設定的世界是二〇二七年，離開現在不過六年之遙，迫在眉睫的

「近未來」，讓他的故事更顯真實。我不知道哈維爾的劇本裏是如何給他自己設定結局的。按照網絡世界的規則，或許哈維爾的故事只是孵化「網紅」的一種方式，就像有的網友所說，這是哈維爾所在的瓦倫西亞城旅遊開發的前奏。又或許，過幾天，哈維爾的無人世界就會變成帶貨直播間，向全球出售各種他隨意取來的「商品」。不過，我倒希望哈維爾發明的這個遊戲，能演變成一種新式的在線「劇本殺」。比起時下流行的那些，它的沉浸感和社交性可強烈多啦。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作者已死」

從事創作，作品被誤解是等閒的事。例如流行歌詞，面世後聽眾接受與否、明白與否、欣賞與否，詞人都無法預料和控制，自問盡心盡力，沒偷工減料，享受過那嘔心瀝血的製作過程，再換回應得的報酬，就已對得起自己的工作與身份。至於歌曲流不流行，聽眾如何評價，這真是「歌有歌命」，半點不由人。

沒有人可以百分百被了解。人有各自的背景、思想、感情與成長經歷，即使文化水平多接近，對事情的理解也可以有出入。故此，填詞人在入行之際就要有心理準備被誤解，因為歌曲一旦面世，別人怎樣詮釋已是別人的事，也就是所謂的「作者已死」。沒有歌曲會在出版時如教科書

般附作品註釋或導覽，畢竟音樂要予人賞析、思考和感受的空間，不需要正確答案，這亦是藝術欣賞的趣味與可貴。事實上，聽眾願意沉醉在偶像的歌聲之餘瀏覽一下歌詞與幕後人員名單，填詞人就應感到欣慰；如遇到像知音般的歌手，懂唱嚼歌詞的內容涵義，再淋漓盡致地演繹，更是詞人的幾生修到。

不要將自己看得太重要，因為在集體創作的過程中，每人也只是一顆小螺絲。筆者溫馨提示打算入行從事創作的，不論寫什麼都好，最好「先賜自己一死」，否則很難捱下去。這當然不是指肉身的自殘，而是要有心理準備面對別人的批評與誤解，甚至刻意和惡意的曲解。看不開、

放不下，很快就會把自己氣死，就算多熱愛創作，也千萬不要犧牲寶貴的生命具體表現「作者已死」四字。

尊重受眾是必須的，但不代表不可以為自己的作品做記錄。每首歌都有獨特的創作動機、構思意念、主題寓意、表達手法，甚至製作軼事，都是具參考價值的文化研究材料。有些事活着的時候不做，死後也無從追究，所以填詞人的夫子自道絕對珍貴，只是不知還有多少人會重視這種正經的東西。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一、四見報

悼周凡夫

藝評人基本上是依附著藝術作品而存在，責任是對作品的效果作出評議，並成為觀眾與藝術家之間的溝通橋樑。然而，假如沒有藝術作品，藝評人是否還有存在意義？

原名周卓豪的周凡夫是香港數一數二的資深藝評人，多年來他撰寫各類表演藝術的評論文章，在不同傳媒上載刊登，讀者無數。在他筆下的藝術作品是主角，想不到今次他成為拙文的主人翁。

熟悉香港藝文文化的觀眾，大概都知道周凡夫的名字，甚或拜讀過他的評論文章。周先生能對香港的音樂表演歷史如數家珍，一九九八年出版的《香港文化藝術評論集》仿如專輯。他對於香港兩大樂

團，即香港管弦樂團和香港中樂團的發展進程瞭如指掌，曾跟隨觀賞樂團的外地巡迴表演，回港後撰寫文章，不單是親身記錄，亦對樂團的藝術水平給予鞭策。

除了音樂評論，周先生涉獵的表演藝術領域廣泛，亦以「畢繁舟」作筆名撰寫其他文章。對於本地音樂劇的發展，他亦是其中一位專家，從戲劇結構與音樂之間的關係，以及音樂如何推動劇情發展而作出評議。即使並不以個別演出為對象，每年香港藝術節的整體運作，他亦會發表專題文章。為此，周先生不單是一位藝評人，也是香港表演藝術界的重要推動者，能為業界及觀眾提供有益和有建設性的意見。

我認識周先生已久，並曾有一次共事經驗。二〇〇六年，香港特區政府為西九文化區的規劃重新發展而成立諮詢委員會，周先生是委員會成員，而我是幕後工作人員。我記得開會時，周先生曾經倡議在西九打造一片綠油油的大草坪，讓普羅大眾可以在大自然環境之下欣賞樂曲。我覺得他的建議確能將藝術與自然互相结合。

周凡夫於七月七日晚上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歲。他對香港藝壇的貢獻，令人永誌難忘。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藝評健筆隕落的一夜

上周三日落時分，手機傳來鋼琴家羅乃新的短信：「周凡夫剛剛去世」，當刻頭暈眩一下，馬上追問。「他教會執事的太太是我的學生，執事被告知危急到醫院，後來從那裏發出短信，已經息懷歸主。」當時是19:23，不久就收到前中央圖書館長鄭學仁博士短信：「周凡夫今晚約19:00因腎臟急性衰竭主懷安息。」

對這個晴天霹靂消息，晃晃來不及反應下，轉發給認識周凡夫的朋友們，大家的反應都十分強烈，個別來電探問究竟，只能哽咽轉述。其中香港管弦樂團第一副首席梁建楓（附圖，左）電話中形容周凡夫是他的

「再生父母」，尤其是出版錄音方面，「我現在去看他」。21:27發來以下一句：「一個多小時，幫周太整理他在醫院的遺物。他走得很安詳，樣子看上去像睡着一樣，周太說他走的時候毫無痛苦，非常安詳。」

那是漫長的一夜。23:01，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公告：「我們敬重的副主席周凡夫老師（周卓豪先生）在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晚上辭世。」00:48，香港電台第四台亦刊登訃聞。

凌晨後短信、來電仍不絕如縷，可見其知交極多。02:33港台四台主持盧迪思傳來短信，安排早上08:30向英語聽眾報告消息，以作悼



播出的海頓樂段，這首作品又名Farewell，即《告別》交響曲。冥冥中，多年前的選曲，用在告別健筆的傷感。

樂問集 周光藜
逢周一見報

做人切莫「宋考功」

央求我幫忙。我為了這個年輕人的發展，就破例寫了一幅，孰料現在竟然成了我可能賄賂這個要員的證據。」老先生在電話裏氣憤不已。

「雖然最後事情調查清楚了，這個要員當年並沒有收下我的字，看年輕人的才氣而錄用了他，後來，年輕人春節拜訪，用我的字做答謝，人家也按市場價給了他錢，當然這些事情年輕人從沒有向我提起過。我最難過的，並不是被無端牽連，也不是年輕人貪圖錢財，而是那個現在已是

中年人的『年輕人』，一口咬定是人家收了賄賂，只為了自己能在下一輪提拔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老先生的聲音低沉了下去，繼而一聲長嘆。

古往今來，這樣的「年輕人」並不鮮見。唐代的大詩人宋之問，武則天時因附張易之，連坐，降官，暗中逃回洛陽，駙馬都尉王同皎念其才華冒險收留。不料，宋之問為了立功復官，竟然將偷聽到的王同皎與同僚密謀之事向武三思告密，導致恩人反受殺身之禍。而這個宋之問，卻因此

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史稱「宋考功」。

賣友求榮，以於己有恩的友人鮮血鋪自己仕進之路，突破做人底線，罪不容恕。宋之問的人生最終以被賜死收場，看來善惡終究有報。有道是：常懷感恩行正道，做人切莫「宋考功」。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